

**PERROTIN**

---

**Mark RYDEN**

*Mark Ryden: Anima Animals and the Dark Innocence*

*August 2020*



## Mark Ryden 超灵动物与黑暗童真

他的“超灵动物”仿佛在精神和现实世界之间交错徘徊，等待着“显灵”。

在这份华丽与天真之下，一股阴郁的暗流隐隐涌动着。

撰文 夏寒 / 编辑 吕曼 / 图片提供 贝浩登画廊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马克·莱登（Mark Ryden）在跳蚤市场发现了一只脏兮兮的毛绒兔子玩偶。它的脸部是橡胶制成的，皮毛破损不堪，看起来毫不起眼。那时莱登正在为自己的画作《白雪公主》（Snow White）一筹莫展：画面中，一位具有神性的使者从天而降，拜访一位倚靠着床榻的女人——到底该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位神性使者？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使者的不同形象在草稿和彩色底稿上不断出现，却始终无法被确定；即便有几次画作已经快要完成，莱登还是决定将使者涂去，希望以另一个全新的形象替代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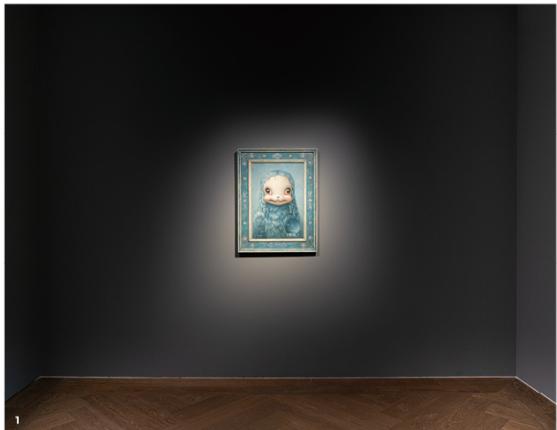
直到这只毛绒兔子出现。

“我完全确信，这就是我正在寻找的具有神性的生灵。”兔子被目光

锁定，马克·莱登心生欣喜。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只破旧的毛绒玩具得以在自己的绘画中拥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性意义，他似乎只是“出于本能地选择了它”。

就这样，兔子成为信使。《白雪公主》在完成后成为马克·莱登在1998年的首次个展——“肉展”（The Meat Show）中的核心作品。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藏大量带有橡胶脸孔的老式毛绒玩具，而基于“毛绒兔子”的各种变体形象，更是陆续出现在他的绘画中。

二十多年后，马克·莱登的最新个展“超灵动物”（Animals）在贝浩登画廊的上海空间开幕，呈现了一系列被施以魔法的动物肖像。在一篇自述中，莱登坦言，“超灵动物”系列正是



**左页 / 马克·莱登与 Pinkie (#54), 2020 年。图片提供：艺术家与卡斯明。摄影：Christopher French。1 / 马克·莱登, Salvator Mundi (#137), 2018 年；木板油画、手工木框；88.3 厘米 x 67.9 厘米 x 4.4 厘米。作品展于贝浩登（上海）个展《超灵动物》现场，2020 年。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2 / 马克·莱登, Snow White (#7), 1997 年；布面油画。121.9 厘米 x 182.9 厘米。图片提供：艺术家与卡斯明。**

源自于那幅《白雪公主》中的“兔子信使”，而当年痴迷于那只毛绒兔子玩具的缘由在这二十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也愈发清晰——它像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拥有一种“引人好奇的特质，超越了制成它的简单的物理材料”。

“在某种程度上，它拥有只能被描述为‘灵魂’的那种东西：一种精神存在，渗透进了构成它的物质中。而我的大部分创作都是在处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

蓬松柔顺的茸毛，夸张甜美的卷发与配饰，滚圆的大眼睛与微启的嘴巴构成了一张张神情诡异乖张的脸庞，或微笑，或错愕。就像古典肖像一样，它们被呈现在手工雕刻的华丽画框里。

画廊里，展厅的墙壁被漆成了灰色，更加凸显出作品色彩的艳丽，或是素雅。“（陈列的）美学来自于经典的传统肖像画廊，深色的墙壁，还有郁郁葱葱的聚光灯，照射在作品上。”马克·莱登这样解释。他的作品中一贯的刻奇（德语为“Kitsch”，即“媚俗、自媚”）与叙事神秘主义，在细致入微的绘画技法中被融合，渲染出一种甜腻却又令人不安的氛围。

“超灵动物”仿佛在精神和现实世界之间交错徘徊，等待着“显灵”。它们看起来天真可爱，但似乎一切又没有那么简单。

### “超灵世界”中的古典情思

曾经的一次采访中，马克·莱登表示，安格尔的肖像画给了自己很大的影响——那种微妙的表现手法令安





66

我把画框看作是画面  
平面到现实空间的延伸。

99

上图 / 马克·莱登, God Yak (H138), 2019; 布面油画、手工木框; 137.2 厘米 x 127 厘米 x 6.7 厘米。图片提供: 艺术家、贝浩登与卡斯明。

右页 / 马克·莱登与他的橡胶脸毛绒玩具收藏, 2020。  
图片提供: 艺术家与卡斯明。  
摄影: Christopher French。

本的耶稣肖像被一只毛绒玩具的面孔所替代, 它手捧水晶球, 神态安然。“我怀着想象中面对五百年前那幅达·芬奇原作的崇敬之情创作出我的《救世主》, 精心地使我的这幅作品与原作尺寸一致, 甚至还仿制了原作的画框。我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笔……”在自述中, 莱登这样写道。

牦牛是他一直以来喜爱的形象。马克·莱登曾梦见自己在一只牦牛的肚子里。牦牛的身体细长, 他透过它身体上的一个小孔向外望去。这个梦催生了作品 *Long Yak* ——冰天雪地里, 两个双胞胎似的女孩骑在梦中这只牦牛细长的身体上, 牦牛的脸孔被毛绒玩偶替代, 露出甜美却略显木讷的神情。在这之后, 不同牦牛的形象亦不时在他的作品中出现。*God Yak* 作为这次展览的重要作品之一, 描绘了一只张开双臂

的牦牛, 白色的绒毛柔顺细软; *Green Eyed Yak* 中的牦牛看起来体型娇小, 拥有绿色的眼睛和粉色的卷翘睫毛; *Black Tie Yak* 则是关于一只粉色的短毛牦牛, 佩戴着礼帽和领结……

每当细致而耗时的绘画创作开始之前, 莱登总是先在纸上反复勾勒出大量草稿, 研究构图与细节, 有时伴随着色彩的实验。在贝浩登画廊一侧的展厅里, 这些纸上作品和手稿被装裱在镀金画框里, 布满了整面墙。在大小不一的作品中, 尺幅是他所注重的细节之一。记忆中, 因为对于尺幅的不确定而将进行中的作品推翻重来的例子历历可数。而画框, 更是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把画框看作是画面平面到现实空间的延伸。”他说。

画廊为展览中的纸本作品定制了特殊的镀金画框, 而每件油画作品的画框通常都由马克·莱登亲自设计, 从绘制草图到指导制作, 力求让画框与画面的整体基调相契合。当有时邂逅某个特别的古董画框时, 莱登也会以此为基础, 为之创作一幅气息相符的作品。“画框与画面的结合让绘画不仅仅只是某个事物在平面上的再现, 而是让绘画本身成为一件‘物品’。”

巴洛克式的繁华与庄严之中, 每一个画框像是一扇精致的窗, 为艺术家的“超灵世界”打开一个个微小的缺口, 令观者得以一探其中的究竟。动物们又仿佛站在窗前向外凝视, 在对视之中, 与观者展开一段段无言的对话。

#### 刻奇之下的讽刺与真诚

“创作时,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作品是否属于某种流派。”马克·莱登说, “我的艺术被贴上‘波普超现实主义’(Pop-surrealism)的标签, 这也是后来人们才开始以此描述它的。”

兴起于 1970 年代美国南加州地区的波普超现实主义又名“低眉艺术”(Lowbrow Art), 其文化根源受到街头涂鸦、地下漫画、朋克音乐、提基文化(Tiki Culture)和街头改装车文化(Hot-rod Cultures)的影响。也正因如此, 这种与所谓高雅艺术相悖的“低俗化”特性令其长期以来不被彼时的主流艺术界所接受。在评论家的眼中, 它似乎难以被归入某种特定的流派, 亦并非某个更庞大的艺术运动的一部分。

但正如之前的诸多艺术运动一样, 低眉艺术家并不在意自身是否被艺术界认可, 他们以一种坚决而坚定的姿态与方式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规则。马克·莱登也在他们之中。虽一度被誉为“波普超现实主义之父”,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曾有意去贴合过任何一种风格。同样地，他坦言对于所谓“波普超现实主义”流派中的其他艺术，他也鲜有关注。这不过只是一个标签、一个名称，仅此而已。

美国艺术家 Robert Williams 曾于 2006 年的 Juxtapoz 杂志中披露，“低眉艺术”一词来源于自己 1979 年出版的作品集《The Lowbrow Art of Robt. Williams》。即便如此，直到 1990 年代初期这一流派才正式拥有官方名称。而“波普超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则由艺术家 Kenny Scharf 发明，他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自己的绘画——一种波普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脱离了早期较为粗糙的表现手法，古典艺术的绘画技法被运用在创作之中，艺术家开始追求更为细腻、复杂的视觉表达，意图呈现出更加具有视觉美感的意象，同时保留着其“低级趣味”的本质。“传统超现实主义更关注个人潜意识和梦境的概念，而波普超现实主义则将这些元素与更多的当代文化与社会语境结合在一起。”马克·莱登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个人化的，如果说那是一把专注于自我剖析的“手

术刀”，那么波普超现实主义的“手术刀”则旨在向外界划去。而如他所说，自己的艺术亦并不取材于童年记忆或是个人经验，他关注的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更为广泛的共性”，一种“共享的人类关系”以及集体无意识和原型。

在波普超现实主义中，流行文化根源、梦幻般的卡通人物与细致入微的绘画技法背后是其特有的文化隐喻与独立而叛逆的本质，而隐晦的幽默感也始终贯穿其核心。这种幽默有时是愉悦的，有时带有调侃的意味，有时则是讽刺与嘲弄。而提到讽刺与嘲弄，马克·莱登认为不少艺术家一味通过“反讽”的手法来“保护”自己作品中呈现出的刻奇与感性，而他却始终在寻求一种“更为复杂的讽刺与真诚的巧妙结合”。“刻奇包含着许多方面，比如怀旧、悲伤、美以及想象力，这些都是现代艺术领域中的危险地带，但我并不惧怕它们。我认为，刻奇这个领域包含了诸多集体无意识的普世性原型。”

的确，在“超灵动物”系列中，我们难以发觉所谓的“反讽”元素，只有闪烁着大眼睛、面带笑容或错

上图 / 马克·莱登在工作室，2020 年。图片提供：艺术家与卡斯明。摄影：Christopher French。

愕的可爱动物，以及糖果一般的艳丽配色——即便这份华丽之下似乎隐隐涌动着某种阴郁的暗流。“其实，反讽手法保护之下的艺术容易变得愤世嫉俗，它们冷漠，并且空洞。”马克·莱登说，“艺术需要爱。”

### 相伴相生的黑暗与光明

了解马克·莱登的人或许会对这样的场景颇为熟悉：身着各式裙装的大眼睛女孩穿行在珍奇屋式的空间里，她们拥有不同颜色的头发与眼眸，皮肤白皙，神态淡然。她们与各种奇异而神秘的角色相遇：婴儿、圣人、树精、“林肯”、巨大的玩偶、带着人脸的毛虫……当然，还有形态各异或是有着复古毛绒玩具面庞的动物。华丽而怪诞的场景像是一个个未经雕琢的原始童话，天真无邪的刻奇表象之下，暗藏着黑暗而血腥的隐秘真相。正如格林兄弟在早期的童话版本中收录了诸多反应彼时现实社会局面的黑暗情节，在马克·莱登看来自己作品中的这种“黑暗”亦是必需的：“如果人们试图掩盖黑暗，无论是否有意为之，黑暗最终还是会找到出路。”昼夜交替，黑暗与光明相伴相生。莱登认为这就像太极中的“阴”与“阳”，两者虽对立，却互相依存、互为根本。而童话世界中的美好与阴暗也正是如此。

“经典童话故事的原作其实都充斥着极度的黑暗。如今，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这些黑暗需要被抹去，因为让孩子们接触某些主题是不好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总是试图向孩子们隐藏生活中的消极部分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或许儿童并不是马克·莱登作品的目标受众，但是每当自己的作品从孩子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也总



1



2

66  
如果人们试图掩盖黑暗，  
无论是否有意为之，  
黑暗最终还是会找到出路。

99

是感到欣喜，哪怕仅仅只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便感到心满意足，更别说看到他们兴奋或是备受鼓舞的模样。“他们对艺术的反应甚至比成年人更深刻，更诚实。当你的艺术能够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你就知道，自己挖掘出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他说。

几个月前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令这场展览不得不延期，马克·莱登亦无法出现在上海的展览开幕现场。感到遗憾的他在 Instagram 上登出了一张后期制作的图片，外滩背景前，《Pink Yak》中那只微笑的粉色牦牛面露忧伤。不过隔离期间的生活节奏似乎并未被打乱：与往常一样，莱登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待在工作室或是家中。新的创作还未开始，展览的筹备工作在与上海和纽约的线上沟通中有条不紊地进行。

“疫情的确给予了人们机会，去反思和评估更为重要的人生问题。”莱登说。疫情会对接下来的创作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未可知。“世界正面临着一些艰巨的挑战，但愿这些挑战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对于艺术家来说，疫情或许也会催生新的创作灵感与思绪。毕竟，黑暗与光明总是相伴相生。

1/ 马克·莱登，《The Stoat》(#149)，2019 年；木板油画、手工木框；40.6 厘米 x 35.6 厘米 x 51 厘米。图片提供：艺术家、贝浩登与卡斯明。

2/ 马克·莱登于贝浩登（上海）个展《超灵动物》现场，2020 年。摄影：包梦琪。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